

黄坚 著

思想是一道门，
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的第一道门。

思想门

先秦诸子解读



换个角度看孔子

墨子的草鞋哪去了

庄子，一位平民思想家的生活剪影

纵横家苏秦的谜样人生

激情孟子

韩非，他被谁抛弃

黄坚 著

思想门

先秦诸子解读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 / 黄坚著.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 6

ISBN 978-7-80175-662-6

I. 思… II. 黄… III. 先秦哲学—通俗读物 IV. B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7113 号

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

作者：黄 坚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电话：(010) 65281919 65270433

印刷：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

开本：68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180 千字

版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书号：ISBN 978-7-80175-662-6

定价：26.00 元

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原本是大型群雕《门》——《地狱之门》——的一部分，罗丹听从里尔克的建议，把它独立了出来。这是思想与门，最形象、也最有名的一次结合与分离。

思想是一道门。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的第一道门。经由这道门，登堂入室。

推荐语

《思想门》是一本见解独特、语句犀利、才气纵横的书，相信大家读后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历史学家 李学勤

先秦遥遥远哉，那时著名的思想家是怎么思考的，与现在的社会又有何关系，这些是黄坚长期考虑的问题——《思想门》正是这种考虑的结晶。

中国社科院思想史研究室 研究员 张海燕

黄坚的文章思力甚深，充满雄辩，写法也别具一格，曾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现在看来，这些文章最好的归宿是结成一本书，一本力量非凡的书。

中国社科院思想史研究室 博士后 江向东

在不断的探询、猜想、修复中，黄坚和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苏秦一一交谈。他的语调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行文锋芒毕露、饶有意趣。

北京大学中文系 博士 胡少卿

思想的刀锋不断游走于古今中外之间，视角独特，常能出人意表；出言犀利，偏会亦庄亦谐。拨迷雾，则如金猴挥棒；解疑团，则如麻姑搔痒。常使人会心一笑，抑或废书而叹。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 副教授 魏崇武

黄坚的言辞保留了许多生命的活力与生存的真谛，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些具体结论，但在“国学”很可能再次沦为功利主义工具的当今，我却要努力捍卫这样的阅读权利与阅读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李 怡

序

李学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是一本见解独特、语句犀利、才气纵横的书，相信大家读后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这本书的标题《思想门》，在我心中激起了深深的忆念之情。

书的作者黄坚先生与我相识未久，他的叔父黄宣民先生则是我多年故交，长期一起从事过思想史研究工作。熟悉我的朋友都晓得，1953年冬我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到历史研究所，其后一直到“文革”降临，都是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身边。侯外庐先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他在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后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当时侯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国思想史纲》等专著，就是在这个研究室完成的。

侯外庐先生十分重视吸收青年后进，研究室的人员逐渐增多。开始时大都从其他单位调入，随之有新毕业的大学生，后来均成为思想史学科的专家。黄宣民先生是1959年自中山大学来的，不久侯先生便发现他学习努力，思维明晰，并且文笔清通，于是按照侯先生自己特有的培养方法，在安排任务中陆续

加强工作量，使他很快成长为研究骨干之一。尤其是到拨乱反正以后，侯先生因“文革”时的不幸多年卧床，不少文章都由黄宣民先生提供协助。他接替侯先生任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后，更是全力投入，成绩显著。

黄宣民先生于中国思想史上下通贯，最后特别关注于明代的泰州学派。1991年，他亲往江西永新访书，在颜学恕先生处获见泰州学派颜钧的遗集。经过他的联系，这部孤本得由历史研究所收藏。他对该书做了整理研究，撰写出专门论文，同时加以校点，于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泰州学派研究的重要贡献。记得他当时对我讲，计划继续研究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罗汝芳，我也屡次怂恿。不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竟终于没有达成宿愿，这是我近些年来想起就惋惜叹息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我知道黄坚先生也爱好思想史，而且写出了这本《思想门》时，是多么感觉高兴。

黄坚先生告诉我，他以《思想门》作为书题，取义于罗丹的雕塑名作“思想者”，而“思想者”原为群雕“门”的组成部分，“这是思想与门最形象、也最有名的一次结合与分离。思想是一道门，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的第一道门。”我很赞同这段话的寓意，愿有更多的人通过这道门而登堂入室。

2007年7月16日

目录

序 / 李学勤	1
---------	---

上编 诸子群像

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	1
激情孟子：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还是祸端	17
墨子的草鞋哪去了	34
遥望庄子，一位平民思想家的生活剪影	52
纵横家苏秦的谜样人生	76

中编 重释韩非

韩非之死的隐义	100
韩非，他被谁抛弃	113
韩非专制的对象在官不在民	123
那道斜视的目光，韩非民众观探析	141
韩非，一个权谋主义者的信用观	164

下编 谈孔说儒

孔子打劫了儒者，儒家打劫了中华传统文化	173
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193

附录

附录一 鸣谢以下作者和书籍	214
附录二 网评选摘	218

铁划银钩（代跋）	227
----------	-----

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里，也应有一千个孔子。

自从孔子被汉儒们簇拥着抬进皇宫，孔子形象的装饰与塑造，就成了历朝历代统治战略的一部分。两千五百年你继我往、不停涂抹，孔子全身早已着上一层又一层脂粉、香油，涂到最后，孔子终于被妆成“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和“大成至圣文宣王”。全盘圣化的结果，是孔子从一个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变升为言谈举止、心理、思想、实践无不合道、毫无瑕疵，只有光辉照人的超凡入圣者。

朱熹的《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如此。

钱穆的《孔子传》也如此。

看他们的书，看他们的叙述和注释，孔子的话无一句无道理，孔子想做、所做的事情，无一件无理由。总之，孔子的言行是不会有问题的，都能解释得通。强为之说，曲为之说，讳为之说，再不，就王顾左右而言他，反正，绝不能明说孔子的不是。——就算实在难以圆说，最多也只是留下空白，让你自己去猜想，去领悟。在他们的笔下，一生浪迹江湖、看惯风云、

饱经风霜的孔子，倒像是成了一个皮肤吹弹得破的婴儿，只能呵护，不能触碰；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或老人，随时有闪失，会摔倒，要不停地预防和搀扶；更像是一个高高在天的神明，只能仰视、瞻拜、敬畏、维护，不可有丝毫褻玩、乃至平常相待之心。

孔子就这么娇矜、脆弱么？

孔子跟他曾相处无间的凡尘俗世，就非得要如此森严壁垒，方能显示出伟大卓绝么？

“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的暴烈和喧嚣似已成过眼云烟，但就在把孔子当成易碎、易伤的“瓷器儿神明”跟佗俗的“孔老二”之间，似乎有着一条天然的地下通道。圣化与丑化，不过一步之遥，其本质，就是孔子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成了现实需要的某种精神玩偶，和一件遮羞借力的实用工具。

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人为的。

但孔子，却以一种公共真理，直立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鲁迅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要看孔子，官校文章和教科书，博学鸿儒的注释和传记，也是不足为据的，自己走进《论语》，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一、童心未泯、风趣搞怪的孔子

先从小故事说起。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

这是《论语》全书中很少有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一章。大意是，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这人以前跟孔子学过东西，但那天孔子不知什么原因，不想见他，就指使门人说，就说我病



了，见不了他。门人走出门去，正准备传话。嘿，孔老先生竟然在屋里把瑟拿出来，一边弹奏，一边唱将起来！——故意让屋外那家伙听到，我不但在家，而且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想见你。

孔子是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也是一个风趣、会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终生怀抱理想的孔子，一生到处碰壁，但孔子总能从失败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时不时让自己，也让身边的朋友快乐一下。

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隔壁邻居，那人对他大喊大叫，说：“孔子你可真了不起，你学了那么多玩意儿，你究竟会什么呀？”孔子一听，歪过头来，对弟子说：“是啊，我会点什么呢？驾车呢，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算了。”——那语气、神态，立马浮凸出一股周星驰、吴孟达式的俏皮和谐谑。

《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还有一次，孔子在路上——孔子总是在路上，他安安静静待在屋里的时间不太多——遇到一位故人，叫原壤。这是个不太讲究的家伙，看见孔子过来了，却还蹲在地上等着。你知道孔子是多讲究礼貌的，见原壤这么没有形象感，就冲他说教起来，“小时候就不好好待家人，长大了一事无成，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早点死，你整个就是一祸害！”这话听上去，确实刻薄，甚至恶毒了点。然后，更为传神的，是“以杖叩其胫”，孔子用手中的拐杖，轻轻敲打原壤的小腿，使他无法继续蹲着，终止了那不雅的姿势。

我把这看成是孔子对一位老友特别的致意方式，否则，孔子的形象就有点“双重暴力倾向”了。

孔子没事的时候跟人唱歌玩，唱得兴高采烈，他一定得让人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唱。

《论语·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孔子并不喜欢那帮年纪轻轻的弟子成天对自己一副恭敬拘

《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谨的样子，为此，他时不时地来一句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接着就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解释：开玩笑，开玩笑。比如，他对子游说过，割鸡焉用牛刀，弄得子游很是迷惑。又对颜渊说，如果你是老板，我就给你打工。他还说过，假如能发财，替人驾马赶车也愿意干。——随即又补一句，如果发不了财，那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孔子就是这么个人，平时看上去挺庄重肃穆的，一疯起来，比谁都更能嘻嘻哈哈。在所谓周游列国，其实就是流亡途中，听到有人把他形容成“丧家之狗”，老先生笑了，说，比得真像。

现在不少地方，计划着要建孔子文化广场，要塑孔子雕像，有的已经塑好立起来了，基本都是庄严肃穆，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让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为什么不可以塑一些快乐、风趣的孔子像呢？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货商店里的那些黑人模特，抑或夸张到极致，也不是不可以的。

二、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性格冲动的孔子

孔子很看重人内心的诚敬，也深知言语跟一个人内心的关联，所以他说，“言思忠”，“言忠信”。意思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应该怎么说。但孔子其实是个心理因素不太稳定的人，情绪不好时，他也会言不由衷，甚至听上去，还有点阴阳怪气。

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从佶屈聱牙的古《尚书》中，拖出一句让人似懂非懂的话，什么在家对兄弟好点，也是从政，说，这就是从政，你说什么是从政？！——孔子是一门心思想从政的，但到处碰壁，受冷遇，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孔子自然没好气儿，干脆气呼呼胡说一通，把他给打发了。

有一回，冉求下班后，来看孔子。——当时冉求在鲁国当权者季氏家任职。孔子对冉求有些偏见，还曾公开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其实，冉求并没有对不起老师的



地方。——孔子问，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冉求回答，有国家政事。孔子接话道，不是国家政事，是季氏家的私事吧？我现在虽然不参政议政了，但有国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吗？这话怎么听，怎么有股说不出的怪味儿。

《论语·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情绪不好，心里有话不明说，偶尔使个小性子。但跟这相比，孔子的言行不一更让人印象深刻。

孔子有句名言，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在今天，使用率也颇高，但实际上，“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孔子一生，正儿八经的从政经历，不足四年，但他所到之处，回回都以政治热心人士的身份出现。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已年逾七十，当他听说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竟然特地沐浴一番，登朝，要鲁国出兵讨伐比鲁国强大许多的齐国。——那时的孔子，已离退休多年，早已不在其位。

《论语》开篇首章有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好几次。孔子，要说世人都不知道他，肯定不是；要说世人真的明白他，好像也不是。处在知与不知之间的孔子，本来就不是个心境平和、情绪稳定的人。于是这种尴尬恼人的处境，难免有时让夫子口出怨言，甚至产生近乎邪僻怪异的冲动。

有一回孔子向子贡感叹，“莫我知也乎！”子贡问，您怎么说？孔子回答：我不怨天，也不怪人，我辛辛苦苦靠自学，弄懂了高深的道理，知我者其天乎！——说是不怨天尤人，一股怨气已迎面而来。

《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乎！”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还有一次，还是子贡在身边。孔子又感叹：唉，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子贡应道，您要是不说，我们将来怎么跟人说话呢？孔子又像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天说了什么吗？春夏秋冬，百物生长，天说什么了？

尼采在极其孤独中将自己比喻为太阳，孔子在世莫我知中，想到了天。躁郁苦闷，让中西两位相距遥远的哲人、思想家的心境，在痛苦的人生轨道上，奇妙地接近了。

有两件很相似的事情，让后人看到了这种寂寞、烦闷对孔子的影响，以及孔子性格中隐藏着的冲动性的一面。

先是鲁国国内一个名叫公山弗扰的，原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因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叫革命也好，叫谋反也罢，总之，“以费（地名）畔”，算是来了一场城市暴动。大旗一举，公山“大王”也就有了对人才的渴望，他想到了孔子。孔子呢，还真动了心，准备前去投靠。好在这场有点儿“恐怖”的闹剧，被忠耿耿直的子路拦阻了。事后孔子说，哼，只要有人用我，我一定不让他失望，我定能帮他把国家搞得像周朝一样。多像梦话。

另一次，是晋国的某位大夫，也弄了块“二龙山”的地皮，扯起了反旗，“佛肸以中牟畔”。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流亡途中，听说佛肸想叫自己过去做帮手，居然又动了心，结果还是被子路给搅黄了。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绪，冲子路说，他是反贼怕什么？不是有种坚固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碎吗？不是有种洁白，怎么染也染不黑吗？难道我就该像只瓠瓜，光挂着，不能吃？

这已经不是梦话，而是昏话了，还夹杂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孩子气。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就这样应验在“中庸之道”和“君子固穷”的孔夫子身上。

三、孔子的城府之语

生当乱世，人心离散，讲好的事情转眼就变，绵延、固定的传统，也可以一言而弃。《国语·鲁语上·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有：“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的断喝。活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就是一个傻瓜，经过七撞八碰，额



头满是沧桑后，也早该有了几分醒悟。孔子一生“一以贯之”，“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样听了会让人“怦然心动”的慷慨陈词。但孔子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汉，他曾讥讽子路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我是不会干的，“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所以，七十三年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冷雨暖风，孔子在给后人留下一些“漂亮外套”的同时，也没忘记留下另一些冷硬实用的“里子”，我们权且称之为孔子的城府之语吧。

像“小不忍则乱大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熟语，已经彻底融入了现代生活和日常用语，不必赘述，倒是另一些不太面善的句子，值得把玩一番。

子张学干禄，就是问怎样才能任官衙里多捞点月薪、奖金。孔子直言相告，不懂的要多学习，没事别乱说话，没事也别瞎折腾，这样说话不会太唐突，做事不会太后悔，钱就能多多赚到手了。

《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人与人交往，言谈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时一言不当，前功尽弃，因此，孔子很看重说话，对怎么说话，很有些真知灼见。

比如，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没轮到你说，你却抢先说了，这就叫躁失；说话不看人脸色，简直就是瞎子啊！

子曰：可与言而不可与言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意思是，该说的话，你没跟人说，这是错失了机会；不该跟他说的，你说了，这就是说错了话。一个聪明人，既不应该错失机会，也不要说过了才知道后悔。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意思是，生逢乱世，要闪；这城市治安不好，闪；发现人脸色不对了，赶紧闪；觉着对方语气有变，话里有话，话不投机，快闪！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社会（具体说，可能是指城市）都按游戏规则行事，你说两句怪话，有点怪癖，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全都不按牌理出牌，上午不知下午，今天不知明天，那你就得当心了。装装疯，卖卖傻，可能没人理你，但牙口一定得咬紧了，说话千万要低调，要会装孙子（阮籍、刘伶悟到了，嵇康没有）。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意思是该说的说，见有不对，也说他两句，但说过就千万别太固执，自讨没趣。后来子游把孔子这话精炼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还是话多招人烦。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现在是句骂人的贬语，在这里是句赞语，意思是说，宁武子在时机对头时就显露才智，时机不对就装傻。他的才智勉强能学，他那装傻的本领，可真是学不了。

后面还有一大堆。

大意都是，怎么做才能跟人把关系处好，才能活得安全无恙，还有点滋润。

所以，谁要认为孔子只会讲仁义道德，只会讲礼义仁智信，讲温良恭俭让，那就是步入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区。而且，要真是那样，估计孔子的三千弟子，一夜之间，就会散了一大半。

四、政治，孔子一生的心结

现在介绍孔子，通常的写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及孔子为政治家的，不多。

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说，“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

这种论孔子先教育后政治，甚至只讲教育，不谈政治，隐



含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规则。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地位，世人皆知；孔子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失败而归，也已是历史定论。但若以此得出“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的结论，好像孔子以55岁的“高龄”，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吃尽苦头，险些丧命，原不过是一堂时间稍长的野外实习课，这就于事实不符。

客观地讲，政治不但不是孔子的教学之余，反而教学应该是孔子的政治之余。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孔子几次戏言，一会儿要“乘桴浮于海”，一会儿要“居九夷”，还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心声吐露，都是他内心深处对政治实践渴望的强烈折射。

只要略一浏览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并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孔子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文事者武备，武事者文备”，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敌指挥员。虽说司马迁的笔墨，难免有所放大，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然而，造化弄人。

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

真实的孔子，应该是个急性子。章太炎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的原话，是“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论语·乡党》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冲冲地出门。这样的性格，显然并不适合从政。“圈内人士”不过略施小计，孔子就敏感地自动辞职下岗了。